

再生記續玄怪錄
玄怪記靈鬼志



卷之六
上
下
文
集
卷
之
六
上
下
文
集



2007

再

生

記

閻
選
撰

中
華
書
局

再生記

此據龍威秘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再生記

顏畿

唐 閻 選撰

晉咸寧中琅瑯顏畿字世都得病就醫張璠死于璠家家人迎喪旛每繞樹不可解乃託夢曰命未應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我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傷漸有氣急以綿飲澀口能咽飲食稍增能開目不能言語十餘年家人疲于供護其弟宏都絕棄人事躬自侍養以後便衰劣卒復還死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續之際見二人追去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復數人于一府庭言責林甫命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辨對冥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爲相其冬林甫死楊果代之掄兄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當死若得錢三千貫卽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逕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可再生其夕舉家咸聞窗牖間窅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卽取紙剪爲錢財召巫

者焚之。掄得之。卽與人間錢不殊矣。冥中無晝夜。嘗如冬天大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決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爲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舉食肉。旁一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掄。未病時曾解衣寫金光明經。手自封裹。置于佛堂內。及冥中。以此善得見地藏菩薩。當得更生。卽令取經。卽掄所封裹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敘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攝近亡。相睦如生。當以日近故也。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

法慶

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張汶

西河平遙縣有鄉吏張汶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汶見亡兄來詣其門。汶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見汶。汶曰。我自去人間。常屬念親友。若替者不忘視也。吾今爲冥府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詣汝。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懼辭之不可。牽袂而去。行數十里。路曠黑不辨。汶自念我今死

矣。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有表弟武季倫卒。且數年。與汶善。試呼之。果應聲而至。相與悲泣。汶因問此地何曠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吾生時積罪萬狀。茲受戮辱。聞兄喚。暫來不可久。掩泣而別。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之。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汶雖前去。亦不知止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汶。汶既應曰。諾。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有幾。汶固拒之。于是命案掾出汶之籍。頃聞案掾稱曰。張汶未合死。冥官怒曰。未死何召之。掾曰。張汶兄爲役已久。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卽命囚之。而遣汶歸。汶謝而出。遂獨行以道路曠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汶喜曰。此燭殆人居乎。望影而前。可百餘里。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己身假臥于榻室有燭。卽其影也。汶自是寤。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飢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槨暴露。歸而聚飲。時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磚。同會人列名于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磚于棺。背負此尸而歸。衆方歎詰。

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尸于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鬢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尸致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卽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斂醫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愧也。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于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子。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于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華終里。里內之

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爲槨。人間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槨。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賣棺者教涵。故發此言。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却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固求還。王曰。宜更托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殼云。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關輕侮鬼神。卒獲無恙。其後爲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云。項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卽勑洒掃視事。數日。忽聞空中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云。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爲華州刺史。華岳祠傍有人。初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勅。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旣出。遂無所見。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爲魯旻部將。于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及。以劍自後斫穆頸。瘡而隕地。勑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膺上。方始心惋。旋覺食漏。遂

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方一足踐鐙。而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夜後方蘇。復繫髮正首。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前。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附兩頰。馬行四十里。穆墜下。散卒十餘人羣行。亦便路求穆。見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衆心涵懼。遂載還晏軍。軍城尋爲賊所圍。穆于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

士人甲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勅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人並閉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卽遣之。豁然復生。具爲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土。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脚。著胡。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爲此每出入時。恆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悞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